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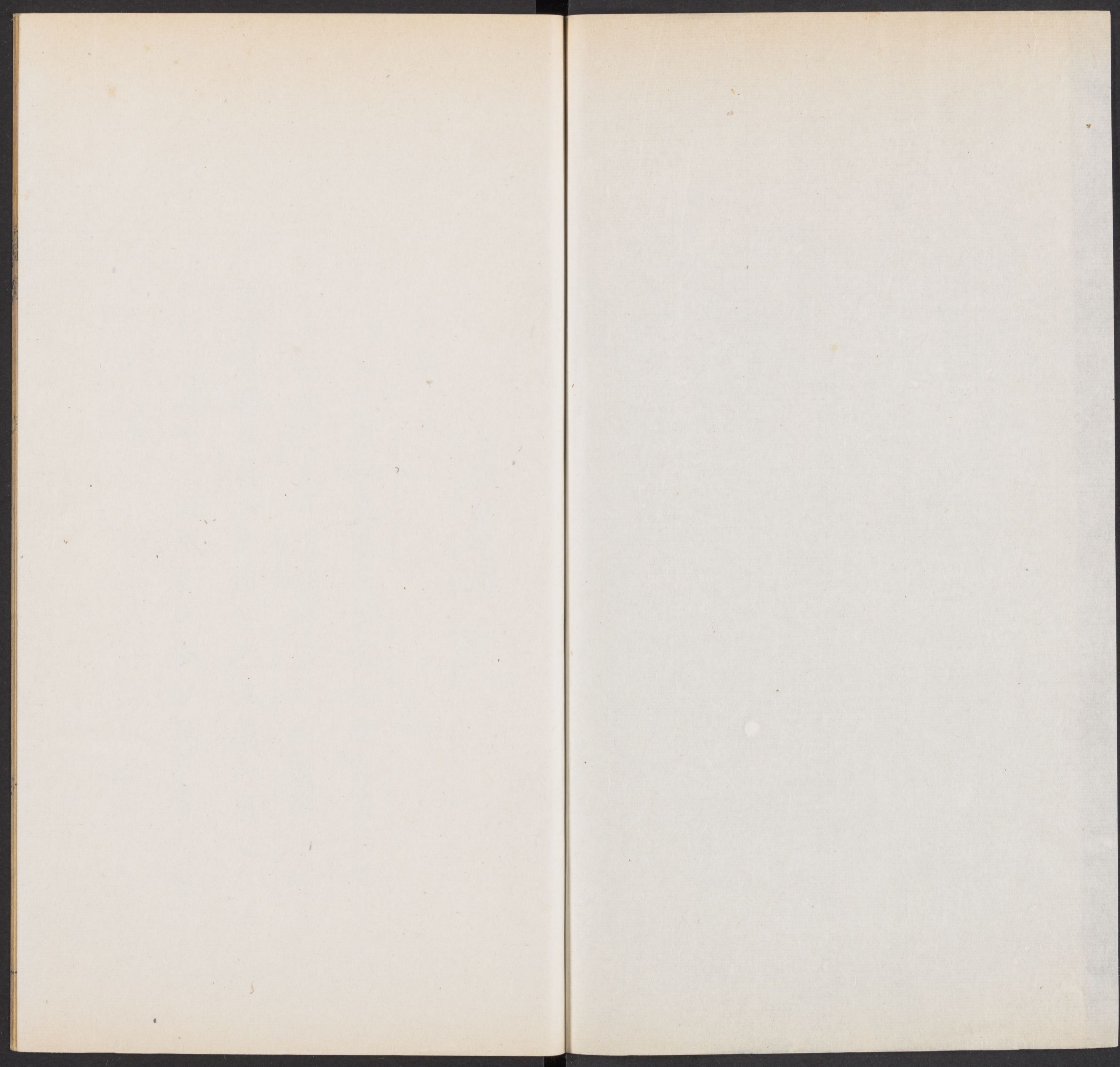
CHINESE UNIVERSITY

LIBRARY

100

415 21 236

T 9100/0127



猥談

吳郡祝允明

李公

永樂初饒人朱季文進所著書楊文貞輩請答其人
火其書近成化末司馬御史提學南畿得予婦翁李
公琬琰集舊刻命學徒翻謄之衆請卽用元本登之
本司馬從之李故假諸督府經歷吳宣宣大怒疏于
朝言李某以壻祝允明在學假書令浸潤司馬某事
下所司立案而已後見周原已院判笑謂予翰林舊

畏炎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有一可笑事今得吳經歷本作對矣一大將乞翰林
某人書專令一吏候之免其他役吏始甚德之既逾
改火吏不勝躁具牒呈其將言蒙委領某翰林文字
為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顯是本官不能作詩虛詞
誑脫彼此一笑而已以文墨事見之疏牒前有子翰
林後有子也又後數年無錫有陳公懋者註書與朱
子反亦上于朝上命答而遣之予謂又與朱季文
為對子也

上父書

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
仁可知禮右八句末曳也字不知何起今小兒學書
必首此天下同然書坊有解胡說耳水東日記言宋
學士晚年寫此必知所自又說郭中曾記之亦未暇
檢向一友謂予此孔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句上上
書大人
謂叔丘句聖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句乙一通言一
身所化士如許
梁紇人各句八九七十二也言弟子句作
小生八九子佳三千中七十二人更佳作仁句作
也仁禮相為用言七十子大槩取筆畫稀
可知禮也善為仁其於禮可知
少開童子稍附會理也

文字

文字中稱完顏氏爲大金承襲誤也蒙古自稱大元
我朝作者何曾予之以大今應云胡金爾文字門稱
都御史爲中丞府尹爲京兆之屬當視語勢如何若
結銜之際亦欲異衆書從別代或妄更變非也如官
吏部屬書尚書吏部郎中曾攝使假一品服還尋繳
納書賜一品服憲臣出巡易地名如巡按貴陽至如
領鄉舉書浙進士賜進士不書出身同出身但書第
字爲府縣學生書郡庠邑庠或長庠吳庠之類不知
可乎

別號

道號別稱古人間自寓懷非爲敬名設也今人不敢
名亦不敢字必以號稱雖尊行貴位不以屬銜爲重
而更重所謂號大可笑事也士大夫名實副者固多
餘唯農夫不然自閭市村隴嵬人瑣夫不識丁者未
嘗無號兼之庸鄙狂怪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見山
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
物於不已愚哉愚哉予每徇人爲記說多假記以規

猥談
諷猶用自愧。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冰壺老拙。乃贅媪也。又傳江西一令。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解問。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也。乃知今日賊亦有別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

判語

張忠定判瓦匠乞假云。天晴瓦屋雨下。和泥及丁。謂判木工狀云。不得將皮補節。削凸見心。人稱之郡守。邢公判重造郡門鼓狀云。務須緊紉密釘。晴雨同聲。又一守禁戴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不露圈。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對偶語乎。吏白當如何。守曰。前後不露邊。圈乃不覺一笑。

破題

宋末人戲作破題古曲題云。看看月上蒲萄架。那人應是不來也。最苦是一雙鳳枕閒在繡緯下。破云。時至人未至。君子不能無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無感心。吳歌題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漂散在他州。破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之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小曲題云。媽

媽。只。要。光。光。饒。我。苦。何。曾。管。雪。下。去。送。官。賣。酒。輪。番。
幾。曾。得。免。怎。容。懶。有。客。教。奴。伴。破。云。吾。親。狗。利。而。忘。
義。既。不。能。以。憂。人。之。憂。吾。身。狗。公。而。忘。私。又。強。欲。以。
樂。人。之。樂。

俗儉

江西俗儉果榼作數格唯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餘
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果合又不解鎔蔗糖亦刻木
飾其色以代匱一客欲食取之方知贗物便失笑覆
祝之底有字云大德二年重修更胡盧也

歌曲

今人間用樂皆苟簡錯亂其初歌曲絲竹大率金元
之舊略存十七宮調亦且不備只十一調中填轉而
已雖曰不敢以望雅部然俗部大槩較差雅部不啻
數律今之俗部尤極高而就其聲察之初無定一時
高下隨工任意移易

此病歌與
絃音爲最

蓋視金元製腔之時

又失之矣自國初來公私尚用優伶供事數十年來
所謂南戲盛行更爲無端於是聲樂大亂南戲出於
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予見舊牒其時

有趙閻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真女蔡二郎等亦不
甚多以後日增今遍滿四方轉轉改益又不如舊而
歌唱愈繆極厭觀聽蓋已略無音律腔調音者七音律者十二律呂腔者章句字數長短高下疾徐抑揚之節各有部位調者舊八十四調後七七宮調今十一調正宮不可爲中呂之類此四者無一不具愚人蠢工狗意更變妄名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變易喉舌趄逐抑揚杜撰百端真胡說耳若以被之管絃必至失笑而昧士傾喜之互爲自謾爾

土語

生淨旦末等各有謂反其事而稱又或託之唐莊宗皆繆云也此本金元闖闖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所謂市語也生卽男子旦曰粧旦色淨曰淨兒末曰末尼孤乃官人卽其土音何義理之有太和譜略言之詞曲中用土語何限亦有聚爲書者一覽可知

智者

弘治中吾郡一豪子以事官捕之急竄匿不出官百計索之不能得或言鄉耆某多智數官延訪之耆乞屏左右乃曰欲得之須用老子官曰老子已在此矣

獨謀
者意蓋用欲取先予之術官所云謂已執其父也者
曰不是者箇老子官曰正是者箇老子者又白如前
官終不悟卽叱之退曰者蠢物尚謂一人有兩老子
何智術之有

無故之死

人死有輕於鴻毛又有大無端不若鴻毛者大抵官
府最多漫記二事京師人產兒一頭兩身棄諸野一
丐取示人以乞錢俄頃觀者牆立聞傳於邏廠中人
白于內未報而街坊火甲不知更恐其擾攘也逐之

丐提孩去明日內肯取看火甲覓丐與兒皆亡矣懼
卽自經家獨一妻懼追捕亦縊一戶遂絕又二人遇
於途甲沈醉乙半酣甲毆乙仆視之死矣逕去總甲
見之亟白于官時已暮姑以葦席四懸障屍衆寢衛
於外夜半乙稍寤已迷前事思安得處此必犯夜禁
故潛起而逸歸家已大醒謂其妻甲毆我明當訟之
及明守者失屍驚懼須臾官來謂受賂棄屍箠楚之
守者誣服請取屍來乃共往伺于郊一人醉而來衆
前撲殺之昇入葦室乙詣甲喧將訟之甲與飲納之

賄乃釋甲復思昔者所由固知爲我殺人今若此曷
不白之官因邀乙往首實官訊守者屍所來不能諱
棄市若漕卒牽夫公役輩無故之死又尋常事耳

癩虫

吾鄉都生自外歸裝有水銀一小簾箱箱上書一銀
字爲識舟人以爲銀也乘其醉縛而沈之南方過癩
小說多載之近聞其症乃有癩蟲自男女精液中過
去故此脫而彼染如男入女固易若女染男者亦自
女精中出隨精入男莖中也若男欲除蟲者以荷葉

卷置女陰中旣輸洩卽抽出葉精與蟲悉在其中卽
棄之精旣不入女陰宮女亦無害也此治療妙術故
不厭猥褻詳述之今南中有癩人處官置癩坊居之
不以貴賤知體蘊癩者家便聞官隱者有罰焉

驢姦

曩時婦人與狗姦事有公牒人皆知之又闕媪事予
記在語怪沈休文宋書凡有兩事又近數年有驢姦
事漫述之燕京小民三五家共築一土室買一驢室
中置磨各家有麥共往磨之一日三婦磨麥少休驢

舒息久之游騰其勢婦下劣戲言我輩能當之乎一
往就之畏卽已一繼之不勝而退一哂而往稍縱焉
畜遂訖事畜去而婦斃焉此等事如漢濟北江都王
及僧祇律猿猴精舍比丘難捉死馬等甚多宇宙之
間何所不有

丐戶

奉化有所謂丐戶俗謂之大貧聚處城外自爲匹偶
良人不與接婚官給衣糧而本不甚窘赤婦女稍妝
澤業枕席其始皆宦家以罪殺其人而籍其牝官穀
之而征其淫賄以迄今也金陵教坊二十八家亦爲
奉鑾趙之祖齊氏室所生也

新人

城中有女許嫁鄉間富室及期來迎其夕失女所在
蓋與私人期而爲巫臣之逃矣詰旦家人莫爲計姑
以女暴疾辭而來儻固已洞悉之矣壻家禮筵方啟
嘉儀紛沓翹企以待比逆者至寂然主人扣從者皆
莫能對儻以袂掩口附耳告曰新人少出不覺一笑
而已

談終

語怪

吳郡祝允明

重書走無常

鄮都走無常事二編已書之後以問邑博熊君君卽
鄮都人也言之甚悉蓋彼中以此爲常或人行道路
間或負擔任物忽擲跳數四便仆於地冥然如死途
人家屬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宿必
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比其甦扣之則多以勾攝蓋
冥府追逮繁冗時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令攝鬼卒

承牒行事，事訖即還。或有搬運負戴之役，亦然皆名走無常。無時無之。宣德永樂間，年歲未的有江西尤和以

進士來爲鄆都令，下車左右請謁鄆都觀觀在鄆都山居邑外，且山勢穹巍，岑遠草木蔚密，觀奠其陽，殊極雄偉。觀之後山陰，復有山殿之，其境益幽詭，叢灌蔽翳，人迹罕到。中亦有官宇，則所謂北陰也。其下卽大獄，凡鄉之禱祀者，必之前觀香火極盛。而凡仕於彼者，初蒞政亦必虔謁與社稷城隍等耳。尤和初至聞衆請，岸然曰：烏有是哉！吾久聞此語，今來當官政

欲除之，以息從前愚惑。尚有於謁禱邪，然固當一往視之。然後毀除，卽命駕以往。初見山門崇煥，已怒。比入危級，甚遙入中門，廣庭脩廡，堂殿宏麗，尤畧無瞻揖之儀，傲睨四顧。及後室從宇，皆視之，遍返駕言伺當命工悉去之。及至縣，亦無他明。晨方治事，忽身畔一門子跌仆於公座下，倚其鞞而僵。尤蹴開顧左右，應是卒死，昇之去。左右告非卒死，此走無常也。尤大怒，何復爲此誑語邪？吾固曰當施此風，妄云云者，應加以重罰，而復敢爾邪？左右言明公姑從衆任之，當

自起問之可驗苟爲不然一移動則卽死矣奈何尤令喚其父母來語之故父母皆懇曰望公姑任之伺渠必自歸倘移之必死矣尤因任之越二日夜尤方坐童忽欠伸長吁如夢覺者徐徐而起神觀爽然尤問之童言向從公歸方執事忽走無常始回耳尤曰其詳奈何曰初爲冥官召去言爾可往江西某邑里攝尤睦文牒已具卽持之行至彼覓尤家得之守門外二日始得入尤聞之大驚蓋睦卽其弟也因扣其室廬何似童述之卽其家也尤曰何以二日方入邪曰其家有犬瘕惡不能前屢入屢爲犬噬輒退後乘間得入耳尤思之果有瘕犬曰所攝者何如人曰卽尤睦秀才也其貌爾爾語至是尤不覺慘沮知爲其弟審矣因曰今則何如曰隨已攝逮同趨徑歸於鄆都矣曰然則奈何曰旣至後不與我事卽俾我返然頗聞睦當得重辟不可生矣尤聞之大慟急命人訊於家得報睦果以是日暴亡尤乃入觀醮謝且欲加整飾官觀以致皈依之誠視其居事事完備已窮壯麗特其外無坊表之建棹楔表於門外大道而稍飾

諸暗弊處復自製文紀其事鑱之石立觀中以示未
信今猶存焉

靈哥

靈哥事海內傳誦殆百年矣景泰天順間日溢于耳
邇年多不信之然聞見猶繁不勝登載亦有言其已
泯或言其本由假託者然謂其散泯有之盡以爲僞
恐不然予兒時則聞諸先人等且其物爲性最軟媚
往往與人纏綿締結託爲友朋昔景泰中有雲間張
璞廷采成化間有吾鄉韓彥哲皆與交密張仕山右

一學職爲先公言曩入京師謁之設酒對酌坐間爲
張至家探耗頃刻已來言其居室之詳及所見某家
人聞何語言見何動作報以無恙張筆於籍後按驗
之無錙銖爽也頗與張言其身事謂在唐時與二輩
同歸學仙處山中甚久師後以二丹令餌之戒餌後
無入水旣各吞之皆躁甚腑臟若烈焰燒炙彼不能
忍竟入水浴卽死予則堅忍後復自涼乃獲成道迄
今當時張循其言領畧其意彷彿似謂其師乃呂公
而二物者似一猴一鹿已則猴也韓初以歲貢赴銓

時祈兆於彼得驗且言韓當宦游其地後韓果得同知德州與之相去不遠每事必諏之無不響荅其所處在魯橋閘旁民家一室不甚弘密外設香火帷幕其內凡荅祈者自帷中言聲比嬰兒尤微殆類蠶蠅稱人每尊重仕者爲大人舉子爲進士公士庶或曰官人大率甚謙遜而善媚往往先索取土宜禮物指而言之或辭以無則曰某物在某箱篋某包襪有若干分幾以惠何不可也往往皆然故人輒驚異奉之至語禍福或不盡驗或曰其物已往今其家造僞耳蓋初降時因其家一婦人凡飲食動靜皆婦密事之與之甚昵非此婦不語食或謂亦淫之蓋似亦有採取之說此婦沒後家仍以婦繼之然不知其真也又聞之先朝因旱潦嘗令巡撫臣下有司迎入京師託之祈禳其物亦處于驛舫比至京不肯入城強之不從因問旣來何不一入覲天顏荅云禁中獒狗異常我不可入竟默然歸人以是益疑爲猴狐之類云

神譴淫男女

往年兗州有人家贅壻與其妻妹私通事頗露二人

屢自分疏既而語家人吾二人不能自明當共詣岱頂質諸天齊帝遂與俱去告于神吾二人果有私乞神明加誅祝訖下山各以爲謾衆而已神固何知行至山半趨林薄僻處行淫焉久而不歸家人登山覓之始得於林則皆死矣而其二陰根交接粘著不解方知神譴之以示衆也

長安街鬼

弘治中妻父李公貞伯爲南京尚寶卿居西長安街南嘗半夜命侍婢秉燭下樓入爨室取湯水聞婢呼喚聲良久姑來問之云有二皂隸青衣搥喝謂汝何敢來此觸犯應受杖去遂執之將撻婢固推拒久之竈後一婦人出貌甚端好冠飾衣服莊嚴珍麗狀若貴嬪命婦徐徐而坐二皂供侍婦問故皂言婢犯禁故婦曰罪固應爾姑惟宥之皂執不可婦又諄諭婦旁又隨一皂傳命令必釋二皂乃聽命舍去婦不暇諦察得脫奔迸而來矣

捉鬼巫

北濠之東有一巫人呼爲某捉鬼嘗爲人送鬼自持

呪前行令一童擔羹飯香燭紙錢從之既行童覺擔漸重愈前愈重至不能任巫乃令置之地取紙燒之以驗見紙上黑氣一道卓然如立巫曰此冤鬼難治與童皆怖甚舍擔疾趨而前鬼奔逐之至前轉角三家村巫大叫一家出救扶歸其家既而與童皆死

前世娘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家產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揮二室也可喚吾家人來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言汝輩來何用請

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事妾者往婢至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主翁來婢歸言之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前身事胡卽抱女於懷女附耳切切密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傷與叙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爲前世娘女言幽冥間事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爲一犬過踣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臆了了旣長胡將以嫁人

女不肯言當從佛法終身不嫁胡不能強既至十六七胡以事死既而子死家人皆死惟一二婦女在不能活乃強嫁之今安然纔二十餘歲耳

福菩薩

東海傍人有步於海濱者得一初生孩意爲私產所棄已且無子漫取歸畀其妻畜之兒無他異弟合眼不開久之以爲盲其人曰雖無目吾既取之不忍復棄之死地比長不肯食葷誦佛經號出家僧行甚高遠近投禮號福菩薩至高年乃坐而命其徒告以將逝復集衆叅禮師卽口吐三昧火漸出次七竅中出火以自焚焉

鬼治家

海虞有民家主母死而不離其家凡家有所爲鬼語於空中謹從之每有利益鬼日夕在室與人雜處第不見其形闇則言明則寂一夕其女婦試言宿火于缶伺其言而啓燭之既而復語婦急發火第見黑氣一道直起三四尺其上彷彿如人首迤邐行去

常熟女遇鬼

常熟一中人之女已有家適歸寧父母步行衢中既而復歸夫家道遇一綠衣少年尾之行甚久稍漸近闕其女因肆目挑女微睨之亦動心目應之既而轉比密遂呼女相期爲私女諾之少年言汝入門勿見舅姑與夫可託暴疾遽入房我當隨以入女又諾之既入門聲疾痛逕趨內寢少年已躡踵而入矣隨閉戶裸衣而交交既少年卽去不見女亦不省何從而出也乃起粧束出房猶誑瞞之而外已窺其所爲矣扣之始諱既而少年屢至女不能拒亦不能復諱家人審之知爲妖亦無以卻之試令需索貨物無不應手而得如是還往數歲踪迹漸稀女竟無他今猶安好年四十五矣不知後終何如時弘治末所聞也

桃園女鬼

嚴州東門外有桃園叢葬處也園中種桃四繚周墉弘治中有一少年元夕觀燈而歸行經園傍偶舉首見一少女倚墻頭露半體容色絕美俯視少年略不隱避少年略一顧亦不爲意舍之行前遇一人偕行少年乃衛兵餘丁其人亦同輩也且行且縱話其人

問少年婚乎曰未曰今幾歲曰十九矣又告以時日
八字久之至岐路同輩別而他之少年獨行夜漸深
行人亦稀稍聞後有步履聲回視卽墻頭女也正相
逐而來少年驚問之女言我平日政自識爾爾自忘
之今日見爾獨歸故特相從且將同歸爾家謀一宵
之歡爾何以驚爲少年曰汝何自知吾女因道其小
名生誕家事之詳皆不謬蓋適尾其同輩行得之諸
其口出也少年聞之信便已迷惑偕行至家其家有
翁嫗居一室子獨寢一房始出時自鑰其戶逮歸不

喚翁嫗自啓其寢則女已在室中坐矣亦不寤其何
以先在也燈下諦翫之殊倍媚媽新粧濃艷衣飾亦
極鮮華皆綺羅盛服也翁嫗已寢子將往爨室取飲
食女言無須往我已挈之來矣卽從案上取一盒子
啓之中有熟鷄魚肉之類及溫酒取而共飲食之其
殺馘猶熱也啖已就寢女解衣內外皆斬然新製乃
與之合猶處子爾將黎明自去少年固不知其何人
也迨夜復至與之飲食寢合如昨旣而無夕不至稍
久之密鄰聞其語笑聲潛窺見之語翁嫗云而子必

誘致良家子與居後竟當露禍及二老奈何翁媪因
候夜同往而覘之果見女在翁媪愛子甚不驚之明
日呼子語之故戒諭之曰吾不忍聞于官令汝獲罪
汝宜速拒絕之不然與其惜汝而累吾二老人當恐
情執以聞矣子不敢諱備述前因然雖心欲絕之而
牽戀不忍且彼亦徑自至無由可斷女知之殊不畏
避翁媪無如之何復謀諸鄰鄰勸翁首諸官翁從之
展轉達於郡守李君守召子來不伺訊鞫卽自承伏
云云然不知其姓屬居址也守思之殆是妖崇非人
也不下刑箠教其子令以長線綴其衣明日驗之子
受教歸比夜入室女已先在迎謂曰汝何忽欲綴吾
衣邪袖中鍼線速與我子不能奪卽付之翌日復於
守守曰今夕當以剪刀斷其裙子之剪歸女復迎接
怒曰奈何又欲剪吾衣裙速付剪來吾姑貸汝子亟
予之又復于守守怒立命民兵數人往擒之兵將近
其家女已在室知之時方晴皎忽大雨作衆不可前
乃返命于守守益怒命一健邑丞帥兵數十往以取
之女亦在室丞兵將至忽大雷電雨翻盆而下雷火

轟掣殊不能進亦回返以告守曰然則任之呼子問
曰女之姿貌果何似衣裳何綵色子具言如是如是
其外內裳袂一一皆是紵絲悉新裁製也每寢解衣
堆積甚多而前後只此終未嘗更易一件其間一青
比甲密著其體不甚解脫卽脫之與一柳黃袴同置
衾畔不暫舍也守曰爾去此後第接之如常時吾自
有所處子去時通判某在座守顧判曰吾有一語欲
語公恐公怒耳判曰何如守沉吟久之曰此人所遇
之女殆或是公愛息小姐者乎判大怒言公何見侮

之甚吾縱不肖公同寅也吾家有此等事邪公亦何
乖繆如是守但笑謂言公試歸問諸夫人判愈怒幾
欲罵之遽起入內急呼妻罵守言吾爲老畜所辱乃
敢道此語云云妻扣其詳判言老畜先問後生聞其
言女容貌衣飾如此乃顧謂我云爾妻驚曰君姑勿
怒或者果是吾家大姐乎蓋判有長女未笄而殞攢
諸桃園中其容色衣飾良是也判意少解出語守吾
妻云云其當是吾女邪守曰固有之且幽明異途公
何以怒爲第願公勿恤之任吾裁治可耳判亦姑應

之既而無所施設女來如故又久之有巡鹽御史按部事竣而去郡集弓兵二百輩護行守與羣僚皆送之野御史去守返兵當散去守命勿散從吾行且迂道從東門以歸至桃園守駐車麾兵悉入園卽命發判女冢視之女棺之前有一竅如指大四圍瑩滑若有物久出入者卽斲棺視女貌如生因舉而焚之蓋守知女鬼已能神故寢其事乘其不知而忽舉鬼果不能禦也守恐鬼氣侵子深或復來纏縶召入郡中令守郡帑與同役者直宿三月無恙乃釋之其怪遂絕後子亦竟無他事在弘治中也

橫林查老

毘陵之北地曰橫林有查老者居之年踰五十而死死後竟歸於家不見其形但空中言語其音卽查之素也凡家事巨細一一豫言之其當行其當止點檢門戶什器失物則指其人姓名及物所在是以貨殖獲利爲事不誤而無失物之虞家因以致富外人過謁者亦聞其言至於設宴邀賓亦陳一席於主位以爲查席仍聞查言勸酒留客等了了分明久之人亦

不爲異也如是及三年一日語家人曰我今去矣遂
泯

濟瀆貸銀

濟瀆祠相傳神通人假貸前後事不一漫誌其槩一
二祠有大池凡欲假金者禱於神以皎決之神許則
以契券投池中良久有銀浮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
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原浮
其券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則投券入
水頃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
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舍其兒以盒子盛之投入俄
頃盒浮起視之兒活於中無恙蓋神鑒其誠閔而貸
其債也盒外濕而內中故乾其他類此故多

水寶

弘治中有回回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居民
男女競汲山下一池回回駐行謂伴者吾欲買此泉
可往與居人商評伴者漫往語民言烏有此買水何
庸且何以携去回回言汝母計我事第請言價民笑
漫言須十金回回曰諾立與之衆曰戲耳須二十金

回回曰諾卽益之民曰戲耳烏有賣理回回怒將相擊民懼乃聞於縣縣令亦令給之曰是須三千金回回曰諾卽益之令又反復言四千以至五千回回亦益之令亦懼以白於府守令語之此直戲耳回回大怒言此豈戲事汝官府皆許我我以此已逗留數日今悉以貢物充價汝尚拒我我當與決戰卽挺兵相向守不得已許之回回卽取椎鑿循泉破山入深穴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卽昇出將去守令問事旣成無番變試問此何物邪回回言若等知天下寶有幾衆曰不知回回曰金貝珠玉萬寶皆虛天下唯二寶耳水火是也假令無二寶人能活邪二寶自有之火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竭而復盈雖三軍萬衆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竭時語畢欣欣持之以往

兩身兒

弘治末太倉民家生兒兩身背相粘著兩面向外其首如雀其陰皆雄

語怪終

異林

吳 徐禎卿

九仙神

閩中仙遊縣有九仙山其神靈異能知人間未然之事人或禱請輒於夢中開示形兆始雖莫測事往而推無不徵驗神道顯秘莫可彈結予所最徵實者吾鄉衡山文太守吳邑都庫部太倉州周二牧皆親詳其事故疏之云

文太守宗儒分符溫州未期遣人祈問壽算夢者見

一人謂之曰往山下當有優人作戲汝可觀之夢者曰太守令我祈問壽算耳其人荅云有孔老人還自問之言訖而去尋至山下遇有丹旒引喪而來果有羣優裝著綵衣蹁躑輦前後鼓樂導從賓客無不鮮盛夢者前致問云今日送葬當是何人有何官職而若是乎荅者曰吾鄉王太守死今當臨穴是以相送耳夢者驚寤自謂不祥乃隱此事不敢陳說徑白太守云蒙遣祈問一無荅但令問孔老人當自知之太守即便搜訪果有此人昨被差遣將一大木付匠裁

鋸卽召而問之曰汝計此合鋸幾何對曰已就鋸矣曰卽計木板當得幾何對曰合得五十有六中腐其一數不得全耳太守怒曰木材如此何止此數便可經營復令益之對曰數已定矣復何及乎太守時年五十有五聞老人言不覺驚汗果及數乃疽發而卒都庫部玄敬少貧病不得志嘗識一黃生閩中人也曾遊吳門一日告歸因相語曰九仙山在吾境上其神靈驗子今坎坷吾當代卜卽見復也玄敬喜諾卽具手疏陳述其意贈以裹糧生遂辭去至祠所焚香

異材
一
祈禱具白緣由夢入一室中見兩壁上倒懸二軸各書三大字曰在何處嵯峨高生未省諭沉吟再三忽有一人曰子何必疑彼將自知後來吳中其以事白玄敬不悟遍訪識者並不詳曉弘治甲寅年何中丞鑑來巡撫江南偶見都文深蒙獎嘆往往薦揚自是知名郡縣大夫爭相引拔次年大比林御史塘卽錄送試院有高士達者山西人也爲山東武定州學官來校文事閱玄敬文甚加稱賞遂獲中選其夢始著然嵯峨字義猶未解或曰二字上並有山文高本貫

山西又仕山東兩山字義亦甚明白何云不解其徵或然今何公爲南大司馬玄敬爲庫部其言益驗矣周某閩人也爲常山縣學官仕旣不達又復無子以是怏怏求禱於神卽夢一大舟舟尾上有二人坐舟中載一棺以繩纏縛甚堅旣得此夢未審云何或曰舟中著棺當是州官船尾二人卽是舟子始大暢悅後果爲太倉州二牧生二子果如其占矣

異人

雷蓬頭有名太雲不知何許人也少爲書生好道術

入沙門游又棄而學仙成化間居太和山中敝衣蓬
首行若飄雲人或於山下見之或失所在舉頭望之
遙在高崖雲霧中相距萬仞或二三十里許或時假
寐一室扃闔如故身已在他處山上祠宮咸固鎖鑰
每鷄鳴諸山法鐘遠近俱發道士驚起曰雷仙人入
宮矣荆王求見之固請曰側聞神仙之名久矣願乞
片言雲曰予丐人也何足以語仙王曰汝年幾何矣
曰雲半歲王曰汝何許人雲曰幽州生建康長廣東
編戶遼東應役王懣然不悅曰今日幸奉至人願乞
道術雲怒曰吾非俳優何術可施遂大相詆訾王不
勝怒密遣人繫之喫以狗血遂裹以革令厭之桎梏
置獄欲殺之夜半忽不見成化末不知所終

福州安翁者以市酤爲業常有道人沽飲輒去不償
直翁亦不責久之道人來會翁曰良意久不酬今幸
枉過乞遂偕行翁許之須臾至一山下草菴中成賓
主畢道人曰有一道友去此甚近亦有仙術僕往邀
請共君相娛可乎翁喜諾道人遂去久不來翁且餒
顧室中蕭然無供具惟破釜在壁下餘飯可升許仰

視屋梁上懸榻數顆壁上張畫梅一軸翁不勝餒取
釜中飯食訖道人適至曰道侶不遇無以爲歛不陋
貧居可遂留數日耳翁懇辭道人再三曰煩君遠臨
無以相贈奈何翁曰可撥壁間畫耳道人曰此吾道
友之物奈何與君君旣相愛吾當搗之耳旣覆之以
手拭之宛然如畫因題其上曰爲買東平酒一卮邇
來相會話仙機壺天有路容人到凡骨無緣化鶴飛
莫道烟霞愁縹緲好將家國認希夷可憐寂寞空歸
去休向紅塵說是非翁持此遂別迷道不知所向問
野中人曰福州離此四日程耳翁始悟遇仙悵快而
歸翁後以壽終于家云

呂疙瘩者不詳其名里成化間嘗游於襄鄧河洛之
間冬則臥雪夏則被褐好狎兒童且謔且詈競爲之
結小髻每搖首則髮理如櫛復爲結之如螺然滿頭
時人呼爲疙瘩一日履江水上江畔一婦人方晨汲
見之曰呂公若能行水耶呂怒取其杖笞之復履江
去弘治己未相傳於隴右白日上昇而去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叅議江西時每聞道院

鐘鼓笙磬之音輒往觀焉父不能禁後還吳中爲道士師事胡風子胡風子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居玄妙觀弟子甚衆欲密授道修以書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將雨亟升屋敗隙補之道修如其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應曰得之矣於是始得秘訣驅風雷如神常懷一皮雀狎小兒每出則小兒羣遠之故時人謂之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瘡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濡作符以授之曰謹握之及家而後啓其人易之曰何物能治疾邪中途竊視之忽有神人怒撻之幾絕一日行道中見一人責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視邪入寢中婦果自縊忽絕而甦天亢旱太守朱勝求禱道修曰儒輩每毀我欲雨設壇於學宮太守不可然不得已遂強設于里塾又令黃冠輦之以行命置水於兩廡間呼羣兒侍諧笑滿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雲氣生其上滃合雷電轟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請誅貪吏諸吏跪伏莫敢仰視良久曰沾足乎衆曰然雨乃止江陰旱富民周氏請禱道修往視困廩甚侈怒曰彼固求福已耳且爲之

禱雷雨大作道修曰彼爲富不仁請焚其廩火繞其廬焚之幾盡吳江旱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道修曰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邂逅誠幸相角法術何如衆驩然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會觀東郊已雲遂卽左道修在右有頃雲歸于西東望皎然雨忽大注道會大慚神驗甚衆不可測也居常忤兄意每受箠不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壽終翌旦人於松陵長橋上見之

趙頭陀成化間吳中有喫肉和尚自言從終南山來問其姓名荅云是趙頭陀往來僧居不假寢榻常坐於廊廡之間身着弊衲不易寒暑性好舖餽無所去擇食如燎毛飲若填壑人莫見其溲溺故呼爲喫肉和尚每見輒曰可作一齋爾後供者漸不能繼或絕口累日亦復晏然有一少年惡其無厭欲試苦之值大寒月邀請入舍乃欸以餘庖羊脂雜物凝貯盂中曰和尚食肉卽舉手張口瞬息噉盡又將取水數升與之曰和尚渴乎便復吸水遽足奉林飯曰和尚飯乎卽飽飫一頓不謝而去亦無所苦嘗趺坐道上有

一縣吏呵導而來儼然不動吏怒命拽去鞭笞一十亦無嗔愧尋於故處還復安坐人皆笑之有高媪者時造其家輒具食一日忽來呼媪曰我欲行矣不爲他人作取檀越意在相報遂端坐簷下夜半而化晨有羣僧輦之而去閭巷男女聞有此事競來觀看投錢萬計媪意始解丹陽都玄敬博識士也嘗摩其顙門圓徑二寸虛通如穴光明異常竟莫測其爲何如人也

張刺達者相傳是宋時人爲華州掾嘗從州太守入華山謁陳搏先生先生叙賓主就坐訖復設榻于左似有所伺太守不之悟已而一道人至藍袍葛巾蕭如也先生與之揖而坐焉道人趨而左據榻端坐傲然無遜容太守不悅先生事之甚恭因請曰先生袖中携有何物幸以相貺道人卽探出棗三枚顏色各異乃以白者授陳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投太守太守愈不悅持以奉掾掾遂啖之道人遽出太守問於先生曰是何道者先生固爲恭乎先生曰此純陽真人也太守悔恨追不能及張公自後得道國初時

往往遊人間每顯異迹

太宗時開邸北平嘗召見

之語有神異及卽位思慕甚篤遣胡尚書淡遍海嶽
間求訪之後于秦中邂逅宣述聖意企仰道真乞廻
鶴馭以慰睿望張公曰謹奉詔但道遠日久公先就
駕予當繼至耳旣而胡方入朝張公果至帝延入問
之曰何爲是道曰能食能糞此卽是道帝不悅曰卿
有仙術爲朕試之以爲榮觀不亦可乎張公遣侍豎
舁一甕來卽指之曰臣欲入此以觀造化卽投足縮
首頃刻不見呼之則諾視之無形帝命擊破之使人

各持破甕一片呼之如月印水在在俱足隨呼而應
莫知所爲帝曰卿可試出言訖張公忽在前帝曰卿
可更窮造化之道張公曰諾卽走入柱中呼之復出
帝嘆曰妙哉張卿出幽入冥其至神乎張公復取水
噴於中庭頃臯變成巨川間岸沙際橫一渡舟張公
舉手招之舟忽近人遂登舟去不知所之尋視庭際
了無波痕後帝患疾食不下始悟張公之言嘆曰張
公其能鏡余之死生矣先是張公以草一莖授胡公
曰異日陛下若有危疾以此療之於是帝服之果瘥

藝術

胡宏字任之寧波人少讀易遇一道人與語曰我有
秘術子可受之但不營仕乃可免禍耳宏曰謹奉教
遂以卜筮授之發無不中有卜者每聞宏作卦輒從
鄰壁中聽之其說皆按易占無詭辭後知之遂不說
易但言貞咎而已有一人家暴富心疑之宏爲設卦
曰家有狸奴走入室是其祥也曰然曰狸形必大可
稱之得幾斤曰七斤許曰富及七載狸奴當去何能
久也及期狸果走不見家貧如初一人家夜有屍撐
于門莫知爲誰主人懼不敢啓扃踰垣而逃卜於宏
宏曰有府胥姓某者往求之訟可解矣主人往索果
得其人懇乞再三曰誠不敢諱是予某親非有宿嫌
求棺耳召其子遺以金帛禍乃解嘗經吳閶門都彥
容家將戒舟有唐貢士者偕其友三人來宏曰公等
何爲曰行藏未卜幸先生教之曰草草不暇行當總
筮之卦成宏折而論之曰某君勿行當有疾厄某君
中乙科唐君後必爲御史後悉如其言平生占驗甚
多每筮一卦則受金半兩以壽終於家

葛可久吳人也性豪爽好博少遇異人授以醫術不
事方書中輒神異道有狂犬可久謂人曰誰當擒之
即可療惡少果環執之可久砭其腎犬臥良久差有
羣少戲里中望見可久一少年從牖躍入室曰召可
久診視之不驗則羣躁之強可久可久診之曰腸已
斷矣當立死耳有頃少年果死朱彥脩嘗治浙中一
女子瘵且愈頰上兩丹點不滅彥脩技窮謂主人曰
須吳中葛公耳然其人雄邁不羈非子所致也吾遣
書往彼必來主人悅具供帳舟楫以迎俾至葛公方
與衆博大叫使者俟立中庭葛公瞠目視之曰爾何
爲者使者奉牘跪上之葛公省書不謝客行亦不返
舍遂登舟比至彥脩語其故出女子視之可久曰法
當刺兩乳主人難之可久曰請覆以衣援針刺之應
手而滅主人贈遺甚豐可久笑曰吾爲朱先生來豈
責爾報邪悉置不受江浙行省左丞某者患癱疾彥
脩曰按法不治可久曰尚可刺彥脩曰雖可刺僅舉
體半耳亦無濟也家人固請遂刺之卒如彥脩言彥
脩且計日促之行曰當及家而絕已而果然二子治

驗並顯

夢徵

楊中丞一清居京師時其友王溥武昌人也計偕而來嘗同旅舍禮試已畢比將徹闈中丞夜夢入府院中左右文書狼籍滿案有一文秩卽啓視之乃試錄展覽始末悉便記憶旣覺卽與溥言曰公等成敗吾已卜矣溥戲詰之具白其故溥曰當有溥名否曰無也曰武昌一郡當得幾人曰合有二標一在通城一在江夏溥曰誰爲第一曰當是吳人又問其次曰海

南丘公雅所稱賞是其人也溥曰頗憶其文乎便了了誦之一無遺脫且曰曩論式唯是一篇今歲文場當有聯壁溥笑曰公言若驗可謂通神旣而溥果下第第一人乃是松陵趙寬廉使其次卽今孫光祿交蓋丘公門士也謂二標者通城劉紹玄江夏許節檢閱文錄得論二篇其他記誦不爽彖亥溥大驚異知公非常人矣又明年溥始登第尋亦仕爲南康太守

飲客

曾公棼偉儀雄幹善飲喜啖人莫測其量張英國輔

欲試之密使人圍其腹作紙備置廳事後命蒼頭視公飲飲幾許如器注備中乃邀公飲竟日備已溢別注甕中又溢公神色不動夜半英國具輦從送歸第屬使者善待之意公必醉坐伺使者返命公歸亟呼家人設酒勞輦隸公取觴復大酌隸皆醉公方就寢英國聞之大驚史百戶者性嗜飲晝夜沉醉不少醒嘗旦謁上官上官與之語懵然無所荅上官怒叱之曰汝醉邪其父聞之遂絕其飲久之病且作吳中名醫莫療有張致和者善深於脉理診之曰夜半當絕勿復紛紛及期果欲絕其妻泣曰汝素嗜飲酒今死矣然久不得飲聊薦一杯與爾未訣死當無恨遂啓其齒以溫酒灌之頃臾鼻竅綿綿若有息焉又灌之而唇動又灌之而漸甦以報致和致和曰彼以酒爲生酒絕則生絕慎勿藥之當飲以醇酒耳如其言果愈又飲數年乃終

女士

沈氏秀州人聰慧能屬文少選人宮爲給事中孝宗皇帝嘗試六宮守宮論沈文最佳其發端云甚矣秦

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上悅擢爲第一弟。溥爲貢士。就試春官。沈贈以詩云。自少辭家侍禁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入紫薇。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名爾登金籍。同補山龍上衮衣。時競傳誦之。

孟淑卿姑蘇人。訓導澄之女。有才辨。工詩。自以配不得志。號曰荆山居士。嘗論宋朱淑貞詩曰。作詩須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爲士林所稱。然性踈朗。不

忌客世。以此病之篇什甚富。零落已多。最傳者數篇。悼亡詩云。斑斑羅袖濕啼痕。深恨無香使返魂。豈惹花開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黃昏。又春歸云。落盡棠梨水拍堤。淒淒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又長信秋詞末韻云。君意一如秋節序。不教芳草得長春。冬詞末韻云。雙蛾爭似庭前柳。臘盡春來又放舒。真欲與文姬羽仙輩爭長。

朱氏海昌人。過吳虎丘山。題詩壁上云。梵閣憑臨入紫雲。憑欄極目渺無涯。天連淮海三千里。煙鎖吳城

十萬家南北舟航搖落日高低丘隴接平沙老僧不
管興亡事安坐蒲團課法華

金陵妓者徐氏亦有文藻作春陰詩末韻云楊花厚
處春陰薄清冷不勝單袂衣亦爲清唱

鮑賽賽辰州人年十五隨父耕畝歸遇虎攫父去賽
賽操刃追之相持良久竟斃于虎又沅陵縣民吳永
華女名六女年十三與姊入山采薇遇虎攫姊去六
女操杖追之虎俯首閉目若伏罪狀姊乃脫竟斃太
守聞而嘉之賞以米帛

物異

弘治甲寅遼東大風晝晦雨蟲滿地黑殼大如蠅次
年乙卯長沙旱苦竹開花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王
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而謝又歲丙辰三月叙州楠
樹生蓮花五十餘朵李樹生豆莢苕苕滿枝

弘治甲子蘇州崇明縣民顧氏家鷄胎息一物猴頭
餘悉如人狀長四寸許有尾蠕動而無聲是歲海盜
作

弘治庚戌歲武昌城中飛鴉銜一囊市人競逐之囊

墜啓視之火礫五枚歛然躍出是歲武昌災者三黃
州災漢陽災

弘治辛酉元日朝邑地震如雷城宇撼落者五千三
百餘所徧地竅發如甕口或裂長一二尋湧泉泛溢
幾成川河迄望夕猶震搖不息人民逃散

弘治戊午夏六月十有一日姑蘇錢塘二郡川湖池
沼水忽騰沸高可二三尺良久始復是歲温州泰順
縣左忽有一物橫飛曳空狀如箕尾如帚色雜粉紫
長數丈餘無首吼若沈雷從東北去修武縣東岳祠
北忽有黑氣聲如雷隱隱墮地村民李雲往視之得
溫黑石一枚良久乃冷

鄒魯爲蕭山令性苛暴有何御史者老于家魯殺之
其子求爲報讐魯嘗飲一玉杯甚愛之一夕置几上
杯忽自躍墮地而碎魯惡之明日難作

想文無錫人弘治己酉秋赴應天試几上筆忽自躍
是歲魁榜第二人

弘治中灤陽民家牛產一麟初不爲異偶過廨宇見
壁上畫麟始大驚悟俗謂麟能茹鐵糞金遂以鐵灌

異林
之而斃後獻其皮於鎮府鎮府貢于庭兩脇有甲毛
從甲孔中出角栗形纔及犬大崇明民家于海中設
網忽獵一獸如犬黑色置家池中善盜魚患之驅而
入海行甚捷海水爲之披躍乃知爲犀也

異林終

羣碎錄

華亭陳繼儒

他石可以攻玉衆壤可以益岱讀書者卽一字一
語何忍棄之故題曰羣碎詳碎王右軍語也陳繼
儒記

親傳業者爲弟子弟子復傳于人爲門生故史記曰
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爲轉相授受者曰門生
耳邊風杜荀鶴詩云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
邊風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
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資
也

前漢書丙吉傳吉爲廷尉監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
女徙胡組命乳養之及組目滿當去曾孫思慕之吉
以私錢顧組又南史武陵王紀以金囊擲游擊將軍
樊猛曰以此顧鄉送我見七官謂梁元帝此古用顧
字

陸放翁問蜀人云攤錢傳也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
卽攤錢也

詩云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也滄爾雅
謂春秋夏有水冬無水以滄也

鸚鵡州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洲蓋梅
衡被山處故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能生

黃鶴樓舊傳費禕飛升于此後忽乘黃鶴來歸

書曰帙者古人書卷外必有帙藏之如今褱袱之類
白樂天嘗以文集畱廬山草堂屢亡逸宋真宗命崇
文院寫校包以班竹帙送寺余嘗于項子京家見王

右丞画一卷外以班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内襲以薄繒觀帙用巾旁可想也

剛卯王莽傳剛卯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金玉刻作兩行書曰正月剛卯又曰疾日剛卯凡六十六字以正月卯日作此印佩之以拔除不祥漢姓劉以劉字印金刀使金刀之利不得行也輿服志長一寸二分方六分又云剛卯漢制莽禁之金刀莽所鑄錢後復禁之

宋太宗立郡國戒碑爾俵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景煥野人閒語書中語也又云摘蜀王孟昶之文按歐陽集古錄戒碑起唐明皇特不見其詞耳又云宋高宗頒是黃庭堅書

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經典不見至趙武靈王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李牧日殺牛饗士冒騎射始見於此又宋劉炫謂左氏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此騎馬之漸予按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時始單騎
弁髦男子始冠則用之旣冠則棄之

今人呼妻父曰岳翁曰丈人匈奴傳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故呼爲丈人又以泰山有丈人峰故丈呼丈人曰岳翁亦曰泰山

元結以不飲者爲惡客後人以痛飲者爲惡客投瓊卽今之擲投子投今作骰非也蓋取投擲之義而骰字卽股字不音投

甘羅事呂不韋因說趙有功封上卿相秦者羅祖茂文君當盧盧字不從土蓋賣酒區也顏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爲壚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殿壚故名非溫酒壚也

首級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爲一級漢惠帝賜金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金錢蓋一金與萬錢等也

禮年八十有秩故以八十爲八秩

祖道黃帝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爲行神因享飲也方相氏黃帝次妃嫫母

纍祖一云帝元妃

羈縻羈馬絡頭縻牛鞞

無恙恙毒蟲也能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早相見問

勞必曰無恙乎又曰恙憂也又獐食人獸

乘傳傳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于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驛乘傳依乘符傳而行

陽秋卽春秋避晉諱故以春秋爲陽秋

孔子無鬚孔叢子子思告齊君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今像多鬚誤

豹直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爲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

招闕晉伐偃陽諸侯之士門焉叔梁紇挾之以出今韓非呂氏書並言孔子力能招國門之闕而不以刀聞悞

喪禮稱哀子不稱孤子今人父喪稱孤母喪稱哀

張騫無乘槎事乘槎是海上客

毛寶無放龜事放龜是寶所統之人武昌軍

老郎署顏駟事今作馮唐用由左太冲詩誤

諱名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趙談改名固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故郭泰鄭泰皆

改作太今人與父同名者改曰同本此

天幸霍去病事今作衛青用承王維詩誤

王姬周姬姓故王女皆稱姬如陳媯楚芊齊姜之後
世凡嬪人皆稱姬誤

郎官上應列宿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依
烏郎府是也非二十八宿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故今稱任滿當代曰及瓜據傳乃一年戍守耳今例
稱瓜期不當

殿試唐武后天授元年始

州縣六曹兵刑工禮戶吏宋徽宗設

龍鍾竹名年老者如竹枝葉搖曳不自禁持

孔子主癰疽趙岐以爲癰疽之醫按說苑雍睢人姓
名趙岐傳之誤

孟子去齊宿於畫畫當作畫史記田單聞畫邑王蠋
賢劉熙註畫音獲齊西南近邑後漢耿弇討張步進
兵畫中遂攻臨緇卽此可證

論語禮記中束修束脯也十挺爲束延篤曰吾自束

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註束帶修飾也李固奏
記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晉荀羨擒賈堅堅曰吾束
修自立君何謂降耶皆檢束修飾之義與論記不同
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諸侯五馬又云漢制
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加秩中二
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又王羲之守永嘉
嘉庭列五馬後
遂援爲太守事

玄孫之子爲耳孫言去高曾遠但耳聞之

楚滅陳爲縣名始此非始於秦

晏駕晏晚也天子當晨起方崩稱晏駕者臣子之心
猶謂宮車晚出也

下官梁武帝改稱臣爲下官

牙郎本作互郎取互市之義今訛爲牙郎誤

唐肆今過路亭無壁者

庶出宋神宗問呂惠卿曰庶字從庶何也曰凡草木
種之俱正生蔗獨橫生蓋庶出也故從庶

齧膝之馬良馬低頭口至膝故云

前筵後筵古享禮猶今前筵古宴禮猶今後筵杜預

曰享有禮貌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享
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俗謂之執虎子虎子溺器也

尺牘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中行說教單于以尺二

牘報漢

屬續續新綿人死置口鼻以候氣之絕否

厠踰音投漢石奮洗親裘中厠踰顏師古謂汗衫
非也青衫雜記以蘇林說踰爲溷是也

里長隋高帝從蘇威議以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

進士科隋煬帝大業元年始後世因之

矐目矐音角以馬糞薰之使喪明也

爰書爰換也以文書換口辭也

葭莩之親葭莩蘆管中白衣至薄者也

劓刑去頰旁毛

絆變婦人有汗也絆變月事也

緼廣敝衣襪襪蓑衣晷晷雨衣

泚筆蘸濕筆也岑文本命吏泚筆口占

擘張手張弩也蹶張足踏弩也

叔孫通起朝儀設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下曰臚下
告上曰句九賓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又言
句字衍文臚傳卽傳臚殿榜唱名曰臚傳本此

康莊爾雅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公主天子嫁女不親主婚使同姓諸侯主之故謂公
親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
孫來孫之子爲舅孫舅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
雲孫言輕遠如浮雲也

媽媽北地馬羣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不
入他羣故今稱婦曰媽媽螿亦不入他羣故爲馬螿
一名玄駒

嬰兒男曰兒女曰嬰

影國附庸也

八尺曰尋丈六尺曰常五尺曰墨十尺曰丈一手盛
曰溢兩手曰掬掬一升也

三尺法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令甲今人稱法令曰令甲出漢宣帝詔蓋是法令首
卷觀江充傳註令乙章帝詔令丙可知想漢律有十

指紳謂插笏於紳紳大帶也指插也今作縉縉帛赤色非

梟首百勞名梟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梟羹死懸其首於木故今人標賊首以示衆曰梟首

追蠡趙希鵠云追琢也今画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蠡剝蝕也追蠡言禹之鍾欵文追起處剝蝕也今孟子趙岐註非

寤生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杜氏註云寐寤而莊

公生風俗通云兒生未能開目視者曰寤生爲是

孟激字公宜孟子之父母仇氏孟仲子名罍孟子之子見譜朱子從趙氏註以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與譜不同

堯封禹爲夏伯故謂之伯禹

春秋繁露曰凡費用羔羊羊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祥也故以爲贄

君平子陵皆莊姓東漢避顯宗諱遂易莊爲嚴如宣

帝諱荀改荀卿爲孫卿卿名沉

杜伯度名操曹魏時避武帝諱故隱操字則知度非名也韓愈諱辦稱杜度誤

妄一男漢武帝時田千秋以訟太子寃拜相何奴單于謂漢使曰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卽得之矣

古史考曰柘樹枝長而勁鳥集之將飛柘樹反起彈彈鳥鳥乃號呼此枝爲弓快而有力因名鳥號之弓三農者平地山澤也又云原隰及平地

巴豆與蜣垠研塗傷處可出箭鏃

七夕俗以蠟作嬰兒形浮水中以爲戲爲婦人宜子之祥謂之化生

六博用六棋行之故名又云用六隻骰

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陽精以協其數

五月忌翻蓋屋瓦令人髮禿見風俗通又云五月上屋見影魂飛

男子入學多用七歲五歲蓋俗有男忌雙女忌隻之說至冠笄亦然按北齊李渾弟繪六歲願入學家

以偶年俗忌約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便輒竊用未
幾通急就章則其來久矣

緣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左太冲詩衣
被皆重池是也今被頭別施帛爲緣呼爲被池宋子
京春寒到被池用此

周禮方相氏歐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栢故墓
上列栢樹路口置石虎爲此

喪服記曰魯哀公曰五穀囊起伯夷叔齊不食粟而
死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

竈神姓張名禪字子郭一名隗又云祝融主火化故
祀以爲竈神鄭玄以竈神祝融是老婦非巳丑日卯
時上天白人罪過此日祭之得福又淮南子炎帝作
火故祀以爲竈神五行書云五月辰日猪頭祭竈治
生萬倍

卿忌竈神夫人又五經異義云竈神姓蘇名吉利夫
人姓王名搏頭

執明甲戌神呼之入火不燒

參商高辛氏二子闕伯實沈日相征伐帝乃遷闕伯

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故辰爲商星昏見參爲晉星曉見二星晝夜不相是

俗以初五十四廿三爲月忌蓋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三爲君象故民庶不敢用

冬至後餘一日則閏正月餘二日則閏二月餘十二日則閏十二月若十三日則不閏

堯元年至萬曆元年癸酉計三千九百六十二年六十七甲子

洪武十七年甲子爲中元正統九年甲子爲下元弘

治十七年甲子爲上元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爲中元雪多作於戊巳日凡遇戊午巳未日天必變雨遇亢壁二宿直日則免餘宿不可免

三垣二十八宿中外宮計二百八十三座一千五百六十五星皆守常位是謂星

市井古井田因井爲市故稱市井

三吳漢分會稽吳興丹陽爲三吳

漢高帝時田橫死從者不敢哭隨板叙哀故承以爲挽歌漢武時李延年八爲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

送士大夫庶人

字數沈約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一字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

行李左傳李本作岑岑古文使字宋方勺云按黃帝有李法一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則李與理通人將行先治裝也

卯本柳字後借爲寅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爲西北之北

敬字從著

音棘

非苟也從支非文

罪古罪字秦以臯似皇字改爲罪

對幸下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

劭從刀劉宋太子名劭而惡字文爲劭刀改刀爲力
竣音雖或作駿赤子陰也老子云未知牝牡之合而
竣作精之至也

天田星爲靈在辰位故農字從辰

謚法司馬法俱周公作

杜子美詩空畱玉帳術愁殺錦城人蓋玉帳乃兵家
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其法

出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
爲玉帳

琢音篆玉不琢不成器當作琢

隋古用隨楊堅以其近遁去去走作隋

陣古用陳王右軍小學章旁作車爲陣

影古用景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爲影

畱落不偶霍去病諸宿將嘗畱落不偶註畱謂遲畱

落謂墮落今作流落誤

雒陽漢以火德王穴忌水故去水加佳以洛陽爲雒

陽魏土德故仍從水

蹇不載姓苑下有蹇字音義同註曰姓也則蹇當作

蹇春秋蹇叔亦應作蹇傳寫之誤耳

雋永雋肥肉也

乾沒得利爲乾失利爲沒與陸沉義同

乘勝逐北北音佩敗也

弔之矢貫弓也古者莖葉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驅

鳥獸之害今從口從巾失其義矣

石敢當五代漢劉知遠時勇士謂其勇無人能當耳

祠山張大帝張秉武陵人一日行山澤間遇仙女謂
 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相配長子以木德王其地
 故且約踰年酉會秉如期往果見前女歸子曰當世
 世相承血食吳楚後生子渤為祠山神神始自長興
 自疏聖澤欲通津廣德使化為豨役使陰兵後為夫
 人李氏所見工遂輟故避食豨
 符堅拂蓋郎夏默等三人長至一丈九尺每食飯一
 石肉三十斤

王蒙長三尺張仲師長二尺二寸

安祿山三百五十斤司馬保八百斤孟業一千斤
 尚長字子平范曄尚作向

馬援路博德俱為伏波將軍

鮫即絲字絲死化為玄魚故合而為字

祖士稚祖逖字也作士雅者誤

蔡襲蔡邕子襲子名睦又按羊祐邕外孫則女亦不

止文姬

元紐憐太監請於朝謚杜甫為文貞見張伯雨跋語
 樂說告韓信反封慎陽侯享國五十一年至孫買之

棄市國絕

賁赫告英布反封期思侯享國二十九年無後

陶穀本姓唐避晉祖名改小字鐵牛

衛青父姓張嵇康父姓奚文彥博父姓敬

苦吟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
走入醋甕

申張史記作申黨家語作申績績卽黨也後漢王政
云無申崇之欲其爲悞寫無疑今棖黨並祀是以一
人爲二人也黨字子周懸亶孔子弟子字子象史記

作懸豐向未從祀

闕止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見史記按左氏無宰
我與田常作亂之文作亂者乃闕止止字子我字與
宰子相似故悞以爲宰我

南華老仙唐天寶元年封莊子爲南華真人故名
野雞漢呂后名雉改雉爲野雞

醉如泥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則醉
如一堆泥故時人譏周澤曰一日不齊醉如泥
張騫使塗林安石國得榴故名安榴石榴

露葵蔡朗父名純因名萑菜曰露葵

桑維翰曰唐末文人謂芍藥爲婪尾春蓋婪尾酒乃最後之盃芍藥殿春故名

聖僧揚州人呼楊梅爲聖僧

子毘北方毛段細軟者書鳥獸毘毛是也今訛爲紫耳

織絲織音志今訛爲注絲又轉訛爲紵絲音音宁非注也見鄭氏釋文

幘頭今訛爲僕頭幘音伏與幘被之幘同起周武帝

以幅巾裹首故云幘頭

笛本四孔京房加一孔子後爲商聲本黃帝後伶倫作

染黃帝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爲文章

鷓鴣音鹿專郭璞云篋也

偏提卽注子唐改曰偏提又說郭云猶今酒鑿

鉛槧槧板長三尺謂以鉛刻於槧而書之木可修削故簡板稱教削

戩戩杙也所以係舟亦云样柯样柯那出此材所以

得名

眊音餌羽衣一名兜鍪劉備好結眊

朱紱卽朱裳畫爲亞形亞古弗字故因謂之紱亦作
鞞

緡錢緡絲也以貫錢錢一百曰一緡

漢魏以前戴幅巾晉宋用冪籬後周以三尺阜緡向
後幘髮名折上巾

三代兩漢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用牛車唐雖人主妃
后非乘馬卽步輦自郊祀外不乘車也

漢卅帝聽劉峻女出家又聽洛陽婦阿潘等出家此
國中尼姑之始

何克捨宅安尼此尼寺之始

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爲學士命僧以官始此

左傳云國狗之瘕無不噬也杜預注云瘕狂犬也今
云獬犬宋書云張收爲獬犬所傷食蝦蟆膾而愈又
椎碎杏仁納傷處卽愈

桐花飼猪肥大三倍

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

角十二聲爲一疊

玉卮無當當底也

東方光明電王名阿揭多南方光明電王名阿毘嚩
西方光明電王名主多光北方光明電王名蘇多末
尼善男子女聞是名字及知方處者遠離一切怖畏
雷電災橫之事

梁簡文船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舡三呼其名除百
忌又呼爲孟公孟母劉思真云玄真爲水官死爲水

神

岳飛死獄卒隗順負其屍踰城至北山以葬後朝廷
購求葬處隗之子以告及啓棺如生乃以禮服歛焉

隗順史失載

陶人之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製小
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凡饋人書一經或二經或五經
他境人不達其義問五經至束帶迎于門乃知是酒
五餅爲五經也

勒畢國人長三有翼善言語有鳥如蠅聲遠聞狀如
鸚鵡名細鳥

鳳子大蝶見韓偓詩

晉書曰犬黑頭畜之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世世乘車
黑犬白耳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黃犬白耳世
世衣冠

周周鳥名首重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
飲

鷓水鳥能厭水神故畫於舟首

肉樹端溪猪肉子大如盃炙食之味如豬肉而美

酒樹柳也似酒甘而薄亦不堪飲若頓遜國樹葉汁

取停之數日卽爲佳酒枸樓國仙漿取之樹腹中青

田核以水注之少頃成酒乃真酒味也

渠荅鉄蒺藜欵刷曲刀也

不落酒器名白樂天詞銀不落從君勸

桃笙宋魏之間方言謂簟爲笙桃笙以桃竹爲簟也

桃竹葉如椽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見柳子

厚詩

豆腐淮南王劉安所作

衢尊尊酒器也六尊爲衢

今人作書及可咲事便云呵呵出石季龍載記石宣
殺弟石韜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言呵呵似胡
語

世言開春出楚辭開春發歲風

令人謂避人爲一 一後與齊雲觀謠曰齊雲觀寇來
無際畔

南越稱男曰珠化女曰珠女貴珠也

今人呼藏酒器曰曇抱朴子曰曇是鳩鳥之別名也
今之卜者以錢蓋唐時已用之賈公彥儀禮註云以

三少爲重錢重錢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六也而多
一少爲單錢單錢七也兩少一多折錢錢八也

中酒有曰惡李後主詩酒惡時拈花葉真蓋鄉語也
又曰倒壺

